

■ Baofeng zhu

鲍风
著
Shihen j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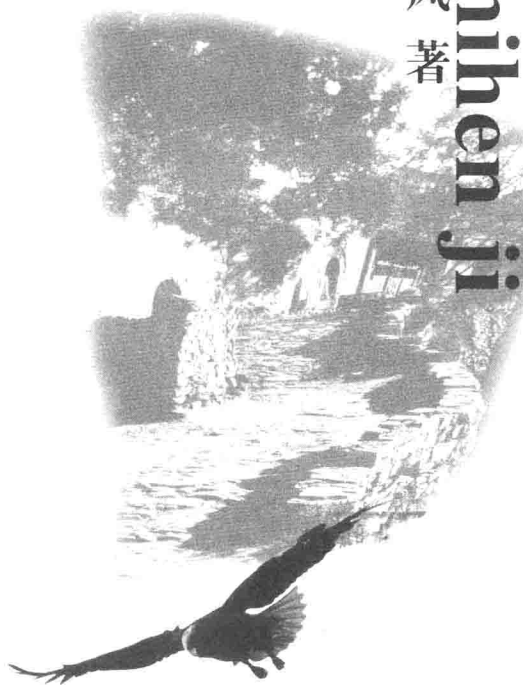
逝痕集

WUHAN PUBLISHING HOUSE
武汉出版社

逝痕集

鲍风著
Shihen ji

■ Baofeng zhu


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武汉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书 名:逝痕集

著作责任:鲍 风

责任编辑:朱 淑

封面设计:刘福珊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印 刷:湖北少儿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8 字 数:200 千字 插 页:5

版 次: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0001—5000 册

ISBN 7—5430—2369—5/I·346

定 价:15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题 记

在我开始自觉该认真念书时候，便打算写点东西，以把自己所思所历作些随时的整理。整理自己的所思所历并非为了传之后世，以使自己不朽，倒是为了给暮年的自己留下些许反刍的饲料，以慰自己空寂的心。所以这种“自觉”与“想当作家”是不能等而视之的。后来因疏于自律，那整理的工作并没得到坚持，加之我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创作，整理总是时断时续。不少朋友劝我将那风格相近的散文作些归纳以结集出版，我却总改不掉随写随丢的毛病，结集出书的计划便一拖再拖，直拖至今天。

实际上，我对批评及纯学术研究的兴趣无法让我静下心来作专一的散文写作。翻检堆在墙角的样报样刊，我所写的散文，在我所有的写作中，只是极小的一部分。

然它却记录着我特有的一种生存方式，记录着我对世界的理解，也记录着我的希望。

我并不在乎别人是否认为我是“作家”抑或是“评论家”，假如我真被认为是“作家”或“评论家”，我倒着实感到悲哀来。当“作家”“评论家”一旦职业化单位化，亦便自然失却了其诱惑力，于我至少是这样以为。我倒认为，在我们所处的语境下，找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，譬如编辑，譬如教师，譬如图书策划等等，然后在尽量干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，写点评论，写点散文，不失为人生一大乐事。因为这样的写作，除了根据了心灵的需求外，别无所谋。这是一种自由，是一种与世俗的抗争，是畸变的“生活真实”中的深呼吸。在实际的生存过程中，我想，除了这种生存方式外，我是找不到更好的生存方式了。

这决不是一种自弃，恰相反，它使我在与生活作“韧”的抗争中找到了一种高贵的活法。不管这种活法受到怎样的嘲讽，但我仍会昂着高傲的头，继续着我的寂寞之路。这种活法使我的散文意象色彩过于浓重了一些，生活的“真实性”却显得有些稀

落了。

但我最终从我所写的 500 余篇散文随笔中选出 90 篇结集出版,并不是为了以此展示我的人生追求,相反,这里有太多的迷惘和虚空,这里有太多的失望和伤痛,尽管他们显得那样微不足道,却是我曾有现在仍有也许将来还会有的人生体验,不管他们暴露了我性格中的多少弱点,但我仍该珍惜,所以我把这本散文集叫作《逝痕集》了。虽叫《逝痕集》,却并不能证明我想以此作甚么人生抑或写作的总结,我倒想以此为开始,开始我另一种生活,去圆我别一样人生之梦。

是为题记。

2000 年 11 月

目 录

- 〔1〕 题 记
- 〔1〕 向窗一吟哦
- 〔4〕 田园仙饮
- 〔6〕 风中的玉兰
- 〔9〕 今晚有雪
- 〔12〕 寂寞者歌
- 〔15〕 夜半箫声
- 〔18〕 忧郁的吉他
- 〔20〕 古镇夜记
- 〔23〕 火炉的温馨
- 〔25〕 街上的风筝
- 〔27〕 坐饮洱海

- 〔30〕 晚街凉风
- 〔32〕 我的化石
- 〔35〕 平静的时光
- 〔37〕 街灯夜读
- 〔40〕 今夜不关灯
- 〔42〕 山溪流向何方
- 〔44〕 山上的世界
- 〔46〕 柳下茶亭
- 〔49〕 除夕的夜
- 〔52〕 永远在别处
- 〔56〕 山的语言
- 〔58〕 落雪的声音
- 〔63〕 雪的夜
- 〔66〕 晚 钟
- 〔70〕 雨天的午后
- 〔72〕 窗前的时光
- 〔74〕 黄昏的顺序

- 〔 76 〕 听松山石居
- 〔 80 〕 永远的松树冈
- 〔 85 〕 守候初衷
- 〔 88 〕 七姑奶奶
- 〔 91 〕 家在江边住
- 〔 93 〕 秋 天
- 〔 95 〕 黄昏的街市
- 〔 97 〕 家乡的酸菜
- 〔 99 〕 伏 山
- 〔 102 〕 风铃老人
- 〔 104 〕 但愿人长久
- 〔 108 〕 独坐街头
- 〔 112 〕 师者胸臆
- 〔 115 〕 把灯关掉
- 〔 118 〕 水上吉他
- 〔 122 〕 街头小提琴
- 〔 125 〕 窗外有只小小鸟

- [128] 夜读梵·高
- [130] 步行温州街
- [133] 无眠凤阳山
- [136] 炊 烟
- [139] 沉醉不归路
- [143] 临窗而坐
- [145] 迷你粥屋
- [148] 别离的滋味
- [150] 眷恋自然
- [152] 高歌的老者
- [154] 白色的广水之旅
- [157] 自己的声音
- [159] 世界里的男人
- [161] 画家汤哲河
- [164] 山 情
- [166] 夜客大理
- [168] 走过蝴蝶泉

- [171] 屋后的小路
[173] 觅 蝉
[176] 竹林小屋
[179] 有歌的日子
[182] 夏天的感觉
[185] 冬之夜
[189] 今日立冬
[192] 存 在
[195] 今晚如何度过
[197] 我们郊游去
[200] 音乐是种心境
[202] 宁静如昨
[204] 都市里的浪漫
[207] 客厅里的咖啡
[209] 巷尾故事会
[211] 风雅的朋友
[213] 小壶功夫茶

- 〔215〕 今晚我与电视为伴
- 〔217〕 城市里的树
- 〔219〕 自己的档案
- 〔221〕 葡萄美酒
- 〔223〕 旅途阅读
- 〔225〕 永远的夜市
- 〔227〕 堵 车
- 〔230〕 梨花寨琐记
- 〔235〕 又江听歌
- 〔239〕 明天依然有雨
- 〔242〕 听风景

向窗一吟哦

谈泉之塘,不能不提到泉之塘老诗人巴尔灿。灰白的头发只剩下几根了,四肢干瘦如柴,牙几乎全部脱落,每当他向天吟哦时,只能看见一个空空的嘴洞。泉之塘是个充满诗意的地名,也许因为有了这个诗一样的地名,所以才滋生了一天也离不开诗的巴尔灿老人,所以才有了坚持了40余年的巴尔灿诗社。

那天,并没刮风,雨却断断续续地下个不停,我和朋友施君来到泉之塘。我到现在不知道“塘”在这里是什么意思,就如同当初不知道江汉平原一带的地名为何多在后面加个“渡”字一样。泉之塘实际是一个镇的名字,县府便建在这里,施君原本是泉之塘的人,已是多年没有回来,这次过年他约上我,一同回老家转转,我亦恰因公事在身,无以回千里之外的老家,趁年假几天,便与施君一同来泉之塘过年了。

看来雨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停下来了。我和施君在他房间里向炉而坐,各人手中握着一热热茶杯。我们聊着这几年的工作,聊着各自的写作情况,也聊着近些年文坛的凋零清景。施君突然说,走,我带你去看看巴尔灿老人,你会有收获的。

走过闹市区,拐过几条小街,再走一段细石子铺就的小路——小路上有许多小泥坑——便看到一两开间的青色瓦房。屋檐前的许多瓦片已不复存在,几条枯烂的椽子向前伸着,张牙舞爪的样子,雨水从枯烂的椽子间滴下来,将檐下的石头滴出一个个干净的

小点,看到紧闭的门,令人自然想到“柴扉”二字了。两扇门合得并不拢,从宽大的门缝间,可以看见细小的门闩。只轻轻一推,便可推开门,伸出手去,便可抽掉里面的门闩,看到这样的门闩,你定会感慨“门锁只锁君子不锁小人”这句话何以产生了。

施君走上前去,轻轻拍了拍门,叫道:巴老师,有人来看你来了。过了会儿,门内响起窸窣窸窣的声音,又过了会儿,门被无声地打开,巴尔灿老人便站在了我们的面前了。巴尔灿老人见到施君,先嘿嘿笑笑,孤零零的两颗门牙夸张地露出来,然后便和我打招呼。相互介绍后,巴尔灿便颤微微地领着我们朝里走。原来巴尔灿的房子共有4间,前后各两间,呈正方形摆设,巴尔灿的会客室仅一张藤椅,其余皆是小方凳,每个小方凳总有一条折了的腿。巴尔灿特意让我坐藤椅。没叙几句,他又猛地站起,走到另一间屋,提出冒着热气的水壶。施君赶忙站起,将水壶中的水倒入水瓶。巴尔灿又拿出三盏透明的瓷杯,瓷杯上画着丰腴饱满的仕女图,看上去,有唐代画品的风格。我一下子惊呆了,想不到在这样的居处,竟有如此上好的艺术珍品。施君见我吃惊的样子,笑了起来,说,巴老师只有在待贵客时方拿出这祖传的宝贝,这并非是唐朝东西,原是明代宫中玩物,流到民间来的。巴尔灿老人也笑起来,他边朝杯中倒水,边说,只因你两个搞写作,我才将其拿出来供文友知己赏玩一下。说完他端起杯子,又说,来,喝一口清茶,呆会咱们吟几首诗取乐。

在巴尔灿的另一间房子里,贴着“巴尔灿诗社成员名单”及“诗社章程”等。巴尔灿老人是活跃在50年代的农民诗人,曾到北京开过作家代表大会。因太爱诗之缘故,妻子忍受不了他夜半起床写诗吟诗的狂热,便改嫁了他人。妻子给他留下的幼小的儿子在他吟诗作赋的空档,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水坑,淹死了。巴尔灿曾发誓不再写诗,然歇笔不到一月,人们又听到他屋子里传出的吟哦声了。后来巴尔灿办诗社,教学生,一晃便是40余年。学生们来

了又走了，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拨，泉之塘所有 30 至 50 岁的文学爱好者，几乎无一例外地作过他的学生。而他的生活起居，也便由这些学生照顾着。有的学生已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，而他除了在 50 年代发表过近百首诗外，以后的几十年，便连一首诗也未曾发表过。然而，他仍然写诗，仍然吟诗，仍然办诗社。

“围炉更生寒，向窗一吟哦。衰烟一川平，坐看闲山浅。”巴尔灿老人开始吟起他刚作的一首诗来。我的思绪却飞出了屋外。

屋外，如蝶的雪飘下来，巴尔灿老人站起身，将头高高地昂着，花白的胡子向上翘着，翘着。

屋里寂静得令人心跳。

1998 年 2 月 2 日

田 园 仙 饮

田园风情永远是牵人心魂的。那畦间稍息时分时托着旱烟长杆的耕者，那午时田头对坐对饮的老农，该是田园风情中最为别致的景观了。歇耕的牛在渠边舔草，相近的耕者走到一块，在一处干净的草上坐了，取过长长的旱烟烟杆，打燃火机，将燃着的火机置于一边，将烟锅探过去，咂摸几口，串串青烟随着耕者对田地的期望飘散开来。他们交谈着各自的农事，互换着各自的烟丝，品评着各自烟丝的干湿粗细。低首的牛偶尔抬起头来，“哞”的一声，像是唱歌，把那份田园之情抒发得悠长悠长。待到中午时分，各家的媳妇把饭菜送至田头，免不了带瓶白酒或一罐黄酒，耕者相邀至一处，盘腿而坐，将泥手用劲一搓，便把酒倒入碗中，互敬互饮。倘感到烧炒的菜不够新嫩，便蹩进菜畦，顺手摘根黄瓜。在随身穿的衣服上一擦，便脆脆地下起酒来。用不着过多的推让，用不着猜拳压指，只将胸中的那股血性喝起。兴致来了，随口喊上几句，管它成调不成调，管它是曲儿不是曲儿，只要能抒情达意便行。这是田园小饮的妙处，是田园仙饮的佛性。酒足饭饱，没等田头那歪邪的碗碟收进竹篮，便把头一歪，在散着清香而没遭污染的青草间沉沉睡去。待一觉醒来，如若阳光仍极灿烂，便扶了犁头套上牛，在田里转悠几圈，边转边唱着自编的无词歌；如若醒来只见到西斜的太阳，便扛上犁赶着牛，走上归家的路，一路上把红红的晚霞踏得啪啪直响。

父亲退休后，回到家里专门侍弄那两亩山间坡地。记得有一回中午坐在山坡的一块青石上，青石边长满了一人见深的枣树。父亲说，退休前在船上，常置一锅在船头，吃饭喝酒好不自在。有时喝到酣处，菜不够，便在锅中倒些油，用鱼杆钓鱼，边钓边炸边下酒，一瓶酒喝下来，少说也须3到4个小时。我知道父亲又在怀念他在船上的生活了，便说，何必一定要在船上喝酒，这青山绿树之间，这田间地头，照样是饮酒的去处。第二天父亲果然吩咐中午带上酒。中午时分，我们父子便坐到那青石上抿起酒来，无意间见到枣树上灿灿的枣子，随手摘一把，洒在青石上，边饮酒边吃枣子。父亲说，这比在船上钓鱼呷酒要得意许多。

田园小饮是最具诗性的仙饮，一人独酌也好，数人对饮也好，其意全不在这个“酒”字，倘若你也体味了田园仙饮的佳趣，便会感觉出范仲淹的《醉翁亭记》所言的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”所称道的境界也不过尔尔。自由、旷达、与天地共通，是田园仙饮所独有的魅力，是任何一种畅饮均不可及的生趣和境界。它是诗的，也是物性的；是欲的，也是佛的，是人的一种独有的物质同存在，它与人的本真心性是最为接近的。

城里的夜饮者有福享受田园仙饮么？即便那些田园耕者，他们有几人能独受田园仙饮的佛心？

“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？”归去吧。归去了。那田园仙饮正招引着我们哩。

1998年1月29日